

永乐风云

读历史 品权谋 学心术
如何在逆境中扭转乾坤
看永乐 笼民心 败强敌
怎样于乱世里逐鹿天下

殷明◎著

第二卷 问鼎天下

永乐风云

第二卷 问鼎天下

殷明◎著

图书代号: SK11N1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乐风云. 2, 问鼎天下/殷明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1. 9

ISBN 978-7-5613-5773-6

I. ①永… II. ①殷… III. ①明成祖 (1360~1424)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1332 号

永乐风云. 2, 问鼎天下

殷明 著

责任编辑	焦凌
特约编辑	施昊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社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96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4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5773-6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北平鏖兵

001

朱棣率燕军主力北上进攻大宁的同时，李景隆尽起几十万大军猛攻只有数万守军的北平城。世子朱高炽在道衍、顾成等人的辅佐下死守北平。尽管数次击退南军的攻城，但弹尽粮绝之下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燕军主力能在城破之前回师救援。假如北平沦陷，朱棣的靖难大业将彻底失败……

第二章 乾坤易势

048

北平之战后，燕军实力大增，已有了与李景隆大军一战的资本。无奈李景隆据守不战，欲休养生息，待开春集天下兵力一举灭燕。不过朱棣也不会坐等灭亡，巧动计谋就破解了四面围困的危机。开春决战！天空不作美致使朱棣奇袭之计泡汤，也让燕军陷入了被动之中。当战况危难之际，南军却突然全线溃败……

第三章 兵困济南

106

白沟河决战南军大败，李景隆带领着十万残兵败将退守德州。却被朱棣用计诈得弃城逃亡，最后将十万余兵丧得灰飞烟灭。燕军局势大好，连战连捷。不料临时代总兵之职的参将盛庸却以万余残兵坚守济南城，拦住了燕军的脚步。朱棣费尽心机，却都无能为力。就在燕军束手无策之际，盛庸却派人来称愿意投降……

第四章 东昌惨败

153

李景隆大败后，朝廷元气大伤。建文封济南一战中脱颖而出的盛庸为平燕总帅。乘盛庸休养生息、固城造墙之际，朱棣再出奇兵，一举攻克沧州，歼灭徐凯部四万大军。盛庸因此被逼出兵，于东昌城外与朱棣决战。但此战却成了朱棣靖难以来的第一次惨败，不仅燕山铁骑死伤惨重，连朱棣都几乎命丧虎口……

第五章 长驱南下

210

东昌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城，满朝欢欣鼓舞，建文更是从未有过的心情大好。但就在建文信心满满不顾兵部尚书常茹休养生息的劝告，命盛庸出兵后不就，夹河大败、燕军绝地反击的结果就传来了。之后燕军气势如虹，一路所向披靡，直抵长江。建文朝廷已是覆亡在即了……

第六章 金陵迷烟

296

燕军兵临城下，朝中文武已如一盘散沙，其中更有大部分人已暗中降燕。但建文依然负隅顽抗，做垂死挣扎。一番布置后，燕军几乎不费出灰之力就攻克了天下王都——金陵。朱棣也终于成就霸业，问鼎天下了。但是就在此刻，紫禁城内却传来了滚滚浓烟，建文的生死成了最大的谜团……

第一章 北平鏖兵

—

“冲!”李增枝一声高叫后,上万名南军步卒又大声呼喊,向城门方向扑去。

丽正门城头,燕世子朱高炽紧绷着脸,一言不发地紧盯着呼啸而来的滚滚洪流。在他身旁,顾成一身戎装,双手叉腰,一副镇定若素之态,只是其眼神间亦难掩一丝忧虑。城墙上,数百名燕军弓手已站到垛口;而更多未有披甲的青壮百姓,则抓紧时间把滚木擂石推到垛前,并将火油烧得滚滚冒泡;凸于主墙之外的敌台上,原先放置着十来门盏口将军,但他们早已被南军火力更猛碗口将军打得稀烂,高炽只得命匠人临时赶制了一些简易的发石机充数。千余军士、不到四千青壮,这就是北平主门——丽正门的全部防御力量。而他们面对的,正是北伐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由前府左都督,平燕先锋参将李增枝统领的近六万京卫大军!几次攻防下来,现城头的守军已死伤近三成,城防工事也被摧毁不少。好在仗着北平城高墙厚,燕军也抵抗顽强,硬是没让南军攻上城墙,并把敌人的攻城器械破坏好些。可面对六万南军,这样的抵抗还能维持多久?高炽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而北平大小十几座城门,现在都面临着这样严峻的考验,这更让这位职守北平的燕世子心惊不已。

“世子卧倒!”顾成一声大喝,高炽忙下意识地挨着女墙趴下,紧接着,一阵炮子打来,高炽只觉得城墙微微颤抖;一发炮子打中了箭楼,顿时砖石飞溅,一旁的内官王景弘忙一跃到高炽身上,将其牢牢护住。灰尘落地,空

气顿时污浊不堪，高炽连打几个喷嚏，赶紧捂住了鼻子。

“这南军的炮子怎么就打不完？”趁着伏地不动的这点空隙，高炽心里忿忿想着。仅在丽正门外，李景隆就布下了十六门碗口将军，外加一百多门盏口将军。在刚到北平城下的那几日，这近二百门火炮日夜作响，将无数的炮子倾泻在城上，愣是把号称固若金汤的北平城墙砸出无数个陷坑，城头的敌台也被毁了不少，丽正门上的箭楼也有一小部分塌陷。这两天，南军炮火似有些收敛，但每次攻城前，仍会用炮子击上一阵，以壮声势。燕军没南军阔气，在仅有的二十多门盏口将军均被对方轰烂以后，高炽只能等到敌人逼近城壕，才能命士卒还击。

过了一阵，南军的炮火缓了下来，顾成一琢磨，觉得时候差不多了，赶紧向高炽猛一挥手。高炽会意，忙扶正头盔，在王景弘的搀扶下站起身子。城外，南军已逼近到百步之内，有些跑得快的已开始越壕。高炽扬起剑，高声叫道：“放箭，放箭！”

弓手们起身，拉弓引箭，隔着城垛中的悬眼将箭奋力射出。数百支箭矢形成一阵箭雨，稀稀拉拉地向城外飞去，伴随着几声尖叫，十余个南军士卒扑倒在地。

不过南军攻城步卒上万，十几人的折损根本算不了什么。很快，大部南军已奔到壕前。

北平乃三朝旧都，城壕既宽且深。在前几次攻城中，越壕成为南军最大的难题，并为此折了不少军士的性命。不过经过多次交手，城壕已被填平不少。丽正门外的这段城壕原有近三丈宽，而到现在已被填的只剩下一丈多一点。此时，数百名南军将士四人一组，推着上百架盛满黄土的虾蟆车冲了上来。这种虾蟆车装土入壕后有如伏地之蛤蟆，是填壕利器，而在他们身后，还有近千人肩扛土袋紧随其后。

“放箭，发石！不可让他们填壕！”眼见城壕一尺一尺被填，高炽心急如焚。不过燕军弓手就两三百名，且连日作战，已疲惫不堪，射出的箭既乏力道，又缺准头，对填壕南军的影响微乎其微。敌台上本还有几架发石机，见南军逼近，纷纷开始投弹，但没过多久，南军又一阵炮子打来，发石机顿也被打得粉碎。

“呜噢……！”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起，高炽放眼一瞧，原来已有一

段两三丈长的壕沟被完全填平。见通途打开，一部南军立马冲过了濠，向羊马墙逼去，而其他的南军亦士气大涨，有些地段上有三四尺宽的壕沟未填，可南军不想再等，便将用来攀城的飞梯平铺架桥，从桥上跨过了城壕。一转眼功夫过去，已有近千名士卒奔到了羊马墙下。

羊马墙是修在城壕与城墙之间的小隔墙。通常敌军越壕时，守军会遴选敢死之士伏于此，趁敌方刚越城壕，立足未稳之际击之。不过眼下北平兵力十分紧缺，高炽早已把各城门堵死，据城死守，故这道羊马墙处并无燕军。但羊马墙高达六尺，南军要越它还是很需费番功夫的。先前南军越濠，因与城墙相隔尚远，一般士卒派不上用场，此时羊马墙距城不到十步，南军攀墙时又难以护身，这下城头的守军便有了杀敌良机。高炽一声令下，几百名精壮汉子齐声大喝，举起早已准备好的砖石，便向羊马墙上的南军砸去。南军猝不及防，一时哭爹唤娘，纷纷又从墙上滚了下来。

城壕外面，李增枝见先锋败退，当即一声怒哼，扭头对身旁的旗官道：“命炮队打炮，把城头北兵压住！”

旗官吓了一跳，忙劝增枝道：“将军，弟兄们已冲到近前，这炮子没个准头，会砸伤咱们的人！”

“那就放箭、放弩、放铙！”

“壕前一带都被攻城的弟兄堵住，隔的太远放箭，力道不够，射不透北兵的甲。”

“甲兵射不死，那些青壮都没披甲，他们也射不死么？”

“可太远放箭，难免有力道不足中途而落，会误伤我军兵士！”

“那怎么办？”李增枝勃然大怒道，“难不成任由北兵器张？管不了这么多了，打仗哪有不死人的，马上令强臂力士放箭！”

“是！”旗官无可奈何地答应一声，正要下令打旗语，李增枝突然又道：“尔再派人去跟杨思美说，让他带三百亲兵到濠前，但凡有退缩不战者，立斩不饶！”杨思美就是当初被妙锦当街抽鞭子的岐阳王府管家，这次李氏兄弟北伐，他作为家将被带了出来，充任增枝的亲兵统领。

旗官一愣，犹豫半晌方小心道：“将军，这北平是坚城，守军又有死战之心，要攻下恐非一日之功。自古攻城最难，多需反复拉锯，眼下才攻了四五日，没必要将弟兄们逼得太紧吧？”

“尔懂个屁!”李增枝怒道,“我在兵主面前打了保票,三日内必破北平。今天已是第五日,咱们却还在城外头!如今好不容易填平了城壕,要再不能破城,我有何面目去见兵主?无论如何,北平今天一定要破!”

李增枝心急也是有原因的。确认燕军主力已北上大宁后,李景隆大起德州、真定等地兵马,凑了整整三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地来攻北平,想着趁虚而入,一战捣毁燕藩老巢。李增枝也是信心百倍,认为打个近似空城的北平实是易如反掌,故向景隆请缨出战,力争将首破北平的大功收入囊中。

亲弟弟要立功,李景隆自然是尽力成全,并想方设法为他提供便利。按事先部署,南军同时对北平大小十几个城门开展猛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南军人多,而北平城内的兵又少得可怜,四面开花之下,朱高炽纵有三头六臂,也难免会有疏漏。战前,为了确保李增枝能取得破北平的首攻,李景隆便在兵力配置上对弟弟大加关照。因北平各门已被堵死。三十万南军中,抛去骑兵、炮手和护营士卒,只有二十二三万步卒可直接用以攻城,而负责主攻丽正门的李增枝就得到了六万人马,占攻城兵力的近三成!而且,这六万人,清一色的是精锐的京卫!这样显而易见的偏袒,其他将领看在眼里,自然少不了有怨言,只不过不敢明言罢了。李增枝得了便宜,也想着要凭这支精兵一举破城。可几天打下来,丽正门屹立不动,自己却折了好几千口子,损伤居各部之首!面对这样的惨重伤亡,李增枝心中窝火不已。尤其是他手下兵力既多且精,打出这样的战绩就更显得扎眼。为了挽回面子,李增枝下定决心,今日一战必须破城!而且,李增枝心中还有一个顾虑,就是万一被别的将军抢先破城,那打北平的首功也就只有拱手让人了。正是有了这个念想,此时攻势方受小挫,他便生了暴躁之心。

见主将发怒,旗官不敢再言,赶紧下去传令。看着丽正门上迎风飘扬的“朱”字大旗,李增枝恨恨道:“待老子进了城,定要把朱高炽这死胖子丢进锅里榨出油来!”

李增枝的发狠短期内起到了效果。南军弓手得令,纷纷在百步外放箭,箭雨远远袭来,到城头时已没多少力道,对披甲的军士难以造成损伤,但那些没有披甲的北平青壮却是挡不住的。很快,一些青壮中箭倒地。高炽见状,忙叫道:“无甲垛卒挂上悬帘!安上悬户!”

青壮们得令,忙将准备好的毡毯、被褥用水浸湿,然后将毡、被两端用

绳子系在各垛口处事先安置好的一个木架上；而另一些将士则把浸湿的毡、被覆到一块木板或门板上，然后将其撑到垛口处，仅留一丝缝隙。这种悬帘和悬户既可抵挡敌军射来的箭矢，又不至于挡住守城军士的视线。而那些披甲的军士则仍拿起弓弩和砖石，对准攀越羊马墙的南军士卒奋力攻击。

不过披甲军士有限。随着南军越壕的人越来越多，羊马墙也陆续被翻越。终于，已有大批军士进入羊马墙内。而在远处，南军的火炮也重新开火，压制住各处敌台，阻止台上守军攻击聚集在城墙根死角下准备攀城的兵士。

在一片欢呼声中，云梯、飞梯、钩梯等攀城器械也运到了墙角下。南军将士蜂拥而上，架起梯子开始搭城。

梯子刚搭上城头的垛口，忽然上空传来一阵竹竿崩裂的声音。将士们下意识地仰头一望，只见一堆东西猛地砸了下来。

“啊！”

“哎呀……”

“娘啊，我的眼被烧了……”

一片哀号声响起，一群南军将士发疯似的满地乱滚，先前尚在架梯的一个半大小伙先是疾声厉嚎，最后忍耐不住，竟伸出两只手指，直直往自己眼眶中戳去。众人满脸惊恐的退后，只见他满脸污血，刚从眼眶中拿出的手指上竟捏着两颗血肉模糊的眼珠！

“浮篱！”

“城头有浮篱，架梯的当心！”

墙下的南军大声惊呼。原来在昨天晚上，顾成让高炽带人忙活了一夜，在北平城墙上的各垛口处都设置了浮篱。这种浮篱，便是将一块块的竹篱捆于向城垛外伸出的两根竹竿上，再在上面压上砖石和石灰。南军的梯子要想搭城，就必须先搭在浮篱上，竹篱和竹竿哪能承受这些云梯和飞梯的重量，故当然是一搭即垮，到时候上面的砖石和石灰便纷纷下塌，城下搭梯的军士便倒了霉！

“烧得好！”

“烧你个狗娘养的！”

“烧俩眼珠子就叫唤？改天烧你俩屌蛋子喂你婆娘！”见城下南军哭爹叫

娘，城头燕军却大声笑骂。

与将士们兴高采烈不同，高炽的脸色却有些发白。这位燕世子一向敦儒修文，虽说因形势所逼不得不上战场，这几日也颇经历了一些厮杀，但像今日这般凶残还是头一回见。方才城下那个没了眼珠的小卒狂叫着四处乱奔，那凄厉的叫声让高炽不寒而栗，顿时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世子，生死皆是命数。战场之上，切勿为此不忍！”顾成沉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高炽一怔，随即向顾成投去感激的目光。

高炽现在对顾成佩服得是五体投地。袭取大宁前，朱棣郑重其事地委托顾成与道衍一道，协助高炽镇守北平。起先，高炽对此还不以为然：一个败军之将，又非燕藩旧部，值得父王如此信任么？他又怎能与道衍师傅相提并论？可当北平防御战开始后，高炽立马见识到了顾成的本领：这位老将军久经沙场，对军事可谓精通到了骨子里。开战前的军议上，留守诸将面对十倍于己的南军，均是一筹莫展，唯顾成慷慨陈词，一述应对之法，且说得头头是道。高炽一喜之下，这才倚其为腹心。几日来，李景隆以二十万之众连番围攻，就愣打不下三万杂牌军把守的北平，这与顾成谋划得当有着莫大的关系。就拿刚才那浮篱来说，前几日仗打下来，因着敌方炮火猛烈，墙上原先设好的浮篱折损大半，而南军多是在攀城前就已退兵，高炽便觉得浮篱暂时还派不上用场，也懒得再行修补，可顾成却坚持要一夜修好，当时自己还觉得是多此一举，没想到今天果然就碰到南军越壕搭城，顿时发挥了作用。从这样一件小事，便知顾成之能耐！而最难得的是，顾成还懂分寸、知进退。他知自己非燕藩旧将，故每次军议，他只提建议，绝不插手具体事宜；战场上也只站在高炽身旁出谋划策，统兵应战都是由北平诸将去办。这样一来，众人对他也无话可说，并连带对朱棣坚持重用顾成的远见卓识也佩服不已。

“南军又上来啦！”王景弘一声大喊，高炽忙从悬眼望去，只见经过一番慌乱，墙角下的南军将士已逐渐恢复秩序，并开始重新组织攀城。浮篱毕竟只能用一次，现在城垛前已无工事，想阻挡南军攻势，就只有守军亲自上阵了。

一架飞梯搭起，南军将士举着盾牌，沿阶梯依次攀城。城头军士搬来一杆撞杆，众人齐声发喊，猛推向前，把飞梯推了出去，梯上军士连声惊呼，随飞梯直落于地，顿时粉身碎骨。

但南军众多，很快，相继又有三十余架登城梯架起。与此同时，又是一阵箭雨飞来，将城头守军压制住，城下军士则抓住时机赶紧登城。眼见攀城南军越来越多，滚木、礮石也渐不敷使用，高炽脸上有些发白。若让南军登上城墙，那以守军实力，是无论如何也肉搏不过的。心念一动，高炽握紧了手中的剑柄。他身胖体虚，亲自上阵血战肯定不行。高炽此时心中所想，便是万一城破，便拔剑自刎，宁死也不能受李氏兄弟羞辱。

高炽心乱如麻，顾成可没那多功夫。此时形势危急，也容不得他先给高炽建议，再由这位世子发号施令了。眼见一名南军的手已够上垛墙，顾成拔刀上前，一刀将其手指斩断。只听得一声厉嚎，这名南军顿时摔落气绝。

“快，投粪炮罐！”顾成刀一横，大声下达了命令。城头军士听令，忙将放在墙角的陶罐举起，对准附近梯上的军士狠狠砸去。

“蹦，蹦……”接连的撞击声响起，粪炮罐准确的命中了攀城的士卒。这种陶罐里装满了熬得半干不稀的人粪、石灰、皂角粉和砒霜，人一沾上皮肤立刻开始溃烂。果然，没多久，墙外边传来痛苦的叫声。粪炮罐的好处便是方便使用，准头也强。而且只要砸中爬在前面的人，罐子一碎，那跟随在其下头的攀附兵士或多或少也会沾染些秽物，一个罐子能伤一群敌人。经过守军的这番猛掷，各梯上的南军大半都被打中跌落，城头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

“把石灰和糠粃都撒下去，快！”顾成继续大喝。

守军们两人一组，将一个个鼓鼓的布袋搬到垛墙上用刀划开，然后倒翻着把四角一提，整袋整袋的石灰和糠粃飞落而下。城墙根下挤满了准备攀城的南军将士，见状四散欲躲，但人太多，一时又挤不开，只得赶紧把眼闭上，以免被灼伤眼睛。顾成快跑到一盆烧得滚烫的沸水旁，拿起两块湿布垫住手，端起便冲到垛墙处往外一泼，其他兵士见状亦纷纷效仿，顿时墙下又传出大片的哭爹喊娘声。

“把梯子都给老子烧了！”做完这一切，顾成冷冷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燕军将士将沸油浇到尚搭在墙上的各式登城梯上，再将其点燃，伴随着熊熊烈焰，三十余架登城梯化为灰烬。紧接着，趁着城下南军混乱的当口，燕军连发火箭，将南军刚刚搭起来的几座望楼也给烧了个尽。

城外，李增枝望着滚滚升起的浓烟，当场气得七窍生烟。北平城墙高达

三丈有余，一般的登城梯根本够不着。朱高炽为坚守北平，赶在南军杀至之前将城外民居树木一焚而尽。这座望楼和三十几架登城梯是他专门命人将旧器械拆了建的，不想如今却灰飞烟灭！没了这些登城梯，至少三五天内是不可能再攻北平了。

“给老子打炮子，狠狠地打！”气愤之下，李增枝厉声尖叫。

“将军，打不得了。今天炮打得太多，炮筒都已滚烫了！”旗官看着李增枝得脸色，小心翼翼地说。

“那尔说该怎么办？”李增枝猛扭过头，气急败坏地对旗官叫道。

“将军，要不先退……退兵吧！”望着李增枝狰狞的脸，旗官心惊胆颤地道，“看样子，登城梯也没剩下几架，望楼也被焚了。眼下弟兄们攻不上去，只能先退回来。还请将军下令，把亲兵们调回来，不然弟兄们进退不得，是要出乱子的！”

“狗屁的乱子！”李增枝咬牙骂道，“这么多兵攻城，结果连城墙都没上就被打回来，还有脸生乱？什么狗屁京卫，连给鞑子当马夫都不配！”

“噫……”李增枝话音方落，四周便炸开了锅。丽正门外的这支兵马都出自京卫，连他本人的亲兵，除了几十个李家丁外，其余都是从京卫中甄选的。李增枝这么一骂，无疑将他们都侮辱了个遍。李增枝四周一望，几个偏将都满脸愤怒地望着自己，连其他的普通将士也都是眼中冒火。

李增枝这才意识到说错了话，心中顿时后悔不迭——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要靠这支人马打仗的，这要是传开了，以后他还怎么驾驭部属？正寻思要说点什么来收场，忽然前方白光一闪，继而轰隆一声，一颗炮子呼啸而来，正好打到李增枝斜前方七八丈远的一个亲兵身上。亲兵连声都来不及出，便被炮子砸了个大窟窿。

原来这是丽正门城头唯一的一门碗口将军。先前因着南军炮火厉害，为防止这门炮在对射中被南军打烂，高炽命人将它藏了起来。方才李增枝张狂，以为燕军的火炮早在之前的炮战中被自己打烂，故观阵时肆无忌惮地带着亲兵出了本阵，向前挪了百十来步，这就刚好进入碗口将军的射程范围。顾成远远瞧着李增枝的军旗不断前移，顿起了偷袭之意，让高炽将这门碗口将军搬了出来安到敌台上，此时见增枝进入射程，当即命人点火，谁知却棋差一招，功败垂成。

不过顾成和高炽都不知道的是，这一炮却把李增枝吓了个不轻。眼见那个被炮子砸中的亲兵肠子流了一地，李增枝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顿觉胃里翻江倒海，有一股东西要涌上来，他忙强自将其按捺下去，只望着前方怔怔发呆。

“都督，下令打炮啊！拼着炸膛，也得把北兵的气焰给压下去！”见李增枝一声不吭，旁边的一名偏将忍耐不住，当即大声提醒。

偏将一喊，李增枝方反应过来。再瞧了那亲兵尸体一眼，李增枝猛打了个冷颤儿，颠着嗓子结结巴巴道：“莫……莫打了！传令下去，退兵，退兵！”说完，也不待旁边旗官反应，他已拨转马头，向后一溜烟儿去了。

望着潮水般退去的南军，朱高炽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不过顾成的一句话又让他把心提了起来：“经此一战，仅丽正门这边便又损了四五百人。照这么打下去，只要南军再攻上几次，咱们便无兵可用了。”

顾成说完，高炽已是满脸愁容。正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虽然迄今为止北平仍巍然不动，但兵员减少已是不争的事实。李景隆兵力充足，损个万儿八千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朱高炽却没这本钱！眼下北平各门均兵员紧张，城内能提刀扛枪的汉子都已上了城墙，高炽连一个多余的兵也找不出来了！侧目一扫，只见原先就不多的北平兵士又少了好些，剩下的也都是疲惫不堪，高炽心中不由一阵焦虑：大宁情势不明，父王的大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赶回来。而眼下还是十月下旬，离下雪也还有大半个月。这二十来天内，北平仅能靠现有的兵马维持。可城外的李景隆气势汹汹。以自己手中的这点兵力，自己能顶得住南军排山倒海般的绵绵攻势么？

强捺心中忧虑，高炽道：“今日南军攻的猛，只要各门不失，想来接下来几天应不会有大战，到时候再想办法！”其实他能有什么办法？如今北平诸人能做的，除了希望朱棣快些回师外，也就是祈祷上天赶紧降场漫天大雪下来。只要连下数日大雪，那些主要由江南士卒组成的南军便会战力骤减，如此北平就得救了。不过近十年来，北平从来没有在十一月中旬之前降过暴雪，眼下已是十月下旬，可朔风仍称不上凛冽，完全没有寒冬已至的意思。看来要仰仗老天爷庇佑也是难了。

北平的困境，顾成岂能不知？见高炽这般说，他只是暗自一叹，也不应声，自带了几个亲兵去督导修葺城防去了。

望着顾成的身影，高炽心中稍安。这几日，顾成日夜不离地陪伴着他，正是有这样一位老成稳重的将军相伴，高炽才能在李增枝的疯狂攻击中坚持下来。略整思绪，高炽扭头对王景弘道：“咱们也别歇着，这一仗负伤将士不少，现都在城下救治。我得亲去安抚一阵！”

两人刚走到城梯口，道衍带着一帮僧人上墙过来。高炽见状，忙起身一揖，问道：“师傅，其他各门情况如何？”

“除顺承门和东直门战事仍炽外，其他各大门前的攻防已缓了下来。不过据老衲派去的僧人回报，李驸马和张将军防守得当，两门应无大碍！”道衍的脸色十分疲惫，本就枯瘦的脸庞此时更是一片暗黄。这几日他领着庆寿寺的僧人为阵亡人诵经超度，还要想方设法鼓舞城中军民的士气，其劳累程度并不亚于坐镇丽正门抗战的高炽。

听得顺承、东直门无恙，高炽的心情舒缓不少。南军负责攻此二门的分别是都指挥盛庸和平安。此二人虽声名不显，但也都是北军老将，久历兵旅。此次北平攻防，他二人所部攻势之猛仅次于李增枝，并制造了好几次险情。幸亏守顺承门的李让和守东直门的张信都非等闲之辈，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保城门不失。几天下来高炽也看出些端倪：这南军虽是四面猛攻，但真正厉害的也就是李增枝的京卫主力与盛庸、平安二部，只要将与之相应的三门守住，其他各门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太大问题。

“师傅辛苦了。今丽正门暂安，还请师傅回王府统筹全局，顺便跟母亲说一声，也让她安心！”高炽恭恭敬敬地对道衍道。

“也好！老衲对守城一窍不通，留着也是给世子 and 顾老将军添乱！”道衍一笑道。

道衍这番自我贬损倒也不完全是谦虚。虽然他是燕藩首幕，朱棣最倚重的谋臣，但其所长却仅是庙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此类战略之谋划燕藩上下无人能出其右，就是朱棣也对他言听计从。但他却从未历过兵事，若说到临机决断，排兵布阵这类战术，那莫说是金忠，就是张玉、朱能之辈他也未必及得上。对道衍的长短，朱棣心知肚明，故他每次议论用兵时，多倚重道衍之意见；但一旦出兵放马，却只带上金忠在身边参谋。道衍也知道自己的战术不精，故北平之战一开始，他便鼎力举荐顾成，让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协助高炽布防。正是他的识人之明，才促使高炽下定决心重用顾

成，从而成功稳定住北平战局。

听道衍自谦，高炽忙欲说话，忽然城梯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高炽与道衍放眼一望，只见一个小内官踉踉跄跄地飞奔上来，待走近了，二人才看清，来人正是三郡王朱高燧的贴身内官杨庆！

高炽与道衍脸色一变：高燧负责把守彰义门，杨庆这般慌张的赶来，莫非是彰义门出了什么事？抑或高燧本人……

“世子爷，大师……”瞧见高炽和道衍，杨庆加快了脚步，待爬上城墙，他一骨碌扑倒在高炽脚前，颤着嗓音低声道，“大事不妙，彰义门破了……”

“啊……”高炽惊叫一声，顿觉头晕目眩，身子也不由自主的一软，几乎就要跌倒在地，道衍和王景弘见势不妙，忙上前一步将他紧紧搀住。

二

彰义门是位于西直门和平则门之间的一座小便门，不在北平九大门之列。因为小，且与东南方向杀来的南军主力相隔较远，因此无论是朱高炽还是李景隆，都没把这里当成攻防的重点。燕军方面，把守彰义门的是三郡王朱高燧。高燧年纪小，今年不过十四岁。他虽不像高炽那般文弱，但也与从小在武人圈中厮混的二哥相差甚远。这次之所以让他守这里，也是因为此门狭窄，易守难攻，防起来相对容易。

燕军兵力本就少，还要顾及北平大大小小十几个城门，因此分到彰义门的兵士并不多，除了几十个内官、亲兵外，留给高燧的就只有不到千人的壮丁了。

本来李景隆也没把这个门当回事。在彰义门前，他安排的是瞿能父子以及从河间调来的三千山东屯田军。

瞿能官至都督佥事，在北伐军中也任职参将，以他的资历和官位，完全有资格负责主攻一个大门。无奈当初他父子言语间得罪李景隆，差点让这位大将军当众下不来台，后虽认罪服软，但李景隆心中的梁子却已结下。这次围攻北平，李景隆认为成功易如反掌，自然不肯给瞿家父子任何立功的机会，便把他二人打发到彰义门来。彰义门是小门，易守难攻，就是破门，仓促间也涌不进大批兵马，很容易被守军堵上，何况瞿能除了自己的五百亲

兵，其余全是上不得台面的屯田军，因此要想立功更是难上加难。

不过瞿能也不是普通角色。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给他穿小鞋的安排，瞿能虽因前车之鉴不敢反抗，但心中却也憋了老大一团火：你不是不想让我立功吗？老子偏要立给你看！只要老子第一个冲进北平，这平燕首功便任谁也抢不走！

攻城战开始后，瞿能经过几天的试探，已摸清了彰义门的虚实：守将是乳臭未干的朱高燧，守军大都也是未经战阵的北平青壮，而更让瞿能欣喜的是，他找到彰义门的致命弱点：城门。

早在南军围攻北平之前，高炽鉴于双方实力悬殊，便抱定了死守的心思，故北平大小十几座城门全被堵得严严实实。可同是堵门，这里面也是有差别的。城内原先储备的巨砖大石有限，且南军将至，也来不及大兴征集；而现有的砖石中，大部分还要搬上城墙，充作防守之用，故在堵门时，只能优先照顾九大门，里面堆积的都是大石巨砖，而像彰义门这样的小门，不仅砖石多为体积较小的零碎物，更要紧的是使用了很多柴木。眼下已至冬岁，北平气候干燥，这些巨木堆积在一起，无疑就是一个大大的柴火场！搞清楚这一点后，瞿能心中有了主意。

今日攻城，因李景隆下定决心，要争取一举破城，故各大门攻防都较前几日激烈。彰义门这种小门不太紧要，且一开始时瞿能又故意放慢步伐，这便让朱高燧放松了警惕。眼见彰义门平安无事，他更慷慨地分出二百青壮，去支援附近吃紧的西直、平则两个大门。哪知风云骤变，就在彰义门守军皆以为太平时，瞿能突然发力。他事先已偷偷从平安处借来四百张长弓，加上自己原有的百张，共五百张劲弓让亲兵装备上，齐齐冲到彰义门前，对着城头便一阵猛射。守军万没料到南军会突然猛攻，一时被打懵了，个个缩在女墙下不敢抬头。趁此机会，屯田军按事先部署，将事先准备好的两座壕桥推入壕中，其余众人背负着柴草越壕而过，将它们堆积到彰义门下，并泼上火油。朱高燧在城头透过悬眼看着，急得心里直冒火。忙命将土放火箭烧壕桥。无奈南军弓手蓄力已久，此时一发，箭矢连绵不绝，愣是把城头青壮压得抬不起头。瞿能一声令下，百余名弓手搭上火箭，直射城门，只见一阵流矢飞过，彰义门便燃起了熊熊烈火。时值初冬、气候干燥，这日又起了一阵西北风，火借风势，一转眼功夫过去便把彰义门烧了个七零八落。待见城门